

中國古典文學珍藏大系



資治通鑑

【著 司馬光】

〔叁〕



吉林攝影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珍藏大系

资治通鉴

著 司马光(宋)

【第三卷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卷四十六

汉纪六

起柔兆困敦，尽阏逢涿滩，凡九年。

肃宗孝章皇帝上

建初元年 春，正月，诏兖、豫、徐三州稟贍饥民。上问司徒鲍昱：“何以消复旱灾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始践天位，虽有失得，未能致异。臣前为汝南太守，典治楚事，系者千余人，恐未能尽当其罪。夫人狱一起，冤者过半。又，诸徙者骨肉离分，孤魂不祀。宜一切还诸徙家，蠲除禁锢，使死生获所，则和气可致。”帝纳其言。校书郎杨终上疏曰：“间者北征匈奴，西开三十六国，百姓频年服役，转输烦费；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，陛下宜留念省察！”帝下其章，第五伦亦同终议。牟融、鲍昱皆以为：“孝子无改父之道，征伐匈奴，屯戍西域，先帝所建，不宜回异。”终复上疏曰：“秦筑长城，功役繁兴；胡刻不革，卒亡四海。故孝元弃珠之郡，光武绝西域之国，不以介鳞易我衣裳。鲁文公毁泉台，《春秋》讥之曰：‘先祖为之而已毁之，不如勿居而已，’以其无妨害于民也；襄公作三军，昭公舍之，君子大其复古，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。今伊吾之役，楼兰之屯兵久而未还，非天意也。”帝从之。

丙寅，诏：“二千石勉劝农桑。罪非殊死，须秋案验。有司明慎选举，进柔良，退贪猾，顺时令，理冤狱。”是时承永平故事，吏政尚严切，尚书决事，率近于重。尚书沛国陈宠以帝新即位，宜改前世苛俗，乃

上疏曰：“臣闻先王之政，赏不僭，刑不滥。与其不得已，宁僭无滥。往者断狱严明，所以威惩奸慝；奸慝既平，必宜济之以宽。陛下即位，率由此义，数诏群僚，弘崇晏晏，而有司未悉奉承，犹尚深刻。断狱者急于筹格酷烈之痛，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，或因公行私，逞纵威福。夫为政犹张琴瑟，大弦急者小弦绝。陛下宜隆先王之道，荡涤烦苛之法，轻薄捶楚以济群生，全广至德以奉天心！”帝深纳宠言，每事务于宽厚。

酒泉太守段彭等兵会柳中，击车师，攻交河城，斩首三千八百级，获生口三千余人。北匈奴惊走，车师复降。会关宠已歿，谒者王蒙等欲引兵还；耿恭军吏范羌，时在军中，固请迎恭。诸将不敢前，乃分兵二千人，与羌，从山北迎恭，遇大雪丈余，军仅能至。城中夜闻兵马声，以为虏来，大惊。羌遥呼曰：“我范羌也，汉遣军迎校尉耳。”城中皆称万岁。开门，共相持涕泣。明日，遂相随俱归。虏兵追之，且战且行。吏士素饥困，发疏勒时，尚有二十六人，随路死没，三月至玉门，唯余十三人，衣履穿决，形容枯槁。中郎将郑众为恭已下洗沐，易衣冠，上疏奏：“恭以单兵守孤城，当匈奴数万之众，连月逾年，心力困尽，凿山为井，煮弩为粮，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，卒全忠勇，不为大汉耻，宜蒙显爵，以厉将帅。”恭至雒阳，拜骑都尉。诏悉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，徵还班超。超将发还，疏勒举国忧恐；其都尉黎？曰：“汉使弃我，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，诚不忍见汉使去。”因以刀自刭。超还至于？，王侯以下皆号泣，曰：“依汉使如父母，诚不可去！”互抱超马脚不得行。超亦欲遂其本志，乃更还疏勒。疏勒两城已降龟兹，而与尉头连兵。超捕斩反者，击破尉头，杀六百余人，疏勒复安。

甲寅，山阳、东平地震。

东平王苍上便宜三事。帝报书曰：“间吏民奏事亦有此言，但明智浅短，或谓悦是，复虑为非，不知所定。得王深策，恢然意解；思惟嘉谋，以次奉行。特赐王钱五百万。”后帝欲为原陵、显节陵起县邑，苍上疏谏曰：“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，深睹始终之分，勤勤恳

息，以葬制为言；孝明皇帝大孝无违，承奉遵行。廉德之美，于斯为盛。臣愚以园邑之兴，始自强秦。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，岂况筑郭邑、建都郭哉！上违先帝圣心，下造无益之功，虚费国用，动摇百姓，非所以致和气、祈丰年也。陛下履有虞之至性，追祖祢之深思，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不畅于无穷也！”帝乃止。自是朝廷每有疑政，辄驿使谘问，苍悉心以对，皆见纳用。

秋，八月，庚寅，有星孛于天市。

初，益州西部都尉广汉郑纯，为政清洁，化行夷貊，君长感慕，皆奉珍内附；明帝为之置永昌郡，以纯为太守。纯在官十年而卒，后人不能抚循夷人。九月，哀牢王类牢杀守令反，攻博南。

阜陵王延数怀怨望，有告延与子男魴造逆谋者；上不忍诛，冬十一月，贬延为阜陵侯，食一县，不得与吏民通。

北匈奴皋林温禺王将众还居涿邪山，南单于与边郡及乌桓共击破之。是岁，南部大饥，诏禀给之。

二年 春，三月，甲辰，罢伊吾卢屯兵，匈奴复遣兵守其地。

永昌、越嶲、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滇承等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，大破，斩之。

夏，四月，戊子，诏还坐楚、淮阳事徙者四百馀家。

上欲封爵诸舅，太后不听。会大旱，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，有司请依旧典。太后诏曰：“凡言事者，皆欲媚朕以要福耳。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，黄雾四塞，不闻澍雨之应。夫外戚贵盛，鲜不倾覆；故先帝防慎舅氏，不令在枢机之位，又言‘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’，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！且阴卫尉，天下称之，省中御者至门，出不及履，此蓬伯玉之敬也；新阳侯虽刚强，微失理，然有方略，据地谈论，一朝无双；原鹿贞侯，勇猛诚信；此三人者，天下选臣，岂可及哉！马氏不及阴氏远矣。吾不才，夙夜累息，常恐亏先后之法，有毛发之罪吾不释，言之不舍昼夜，而亲属犯上不止，治丧起坟，又不时觉，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。吾为天下母，而身服大练，食不求甘，左

右但著帛布，无香薰之饰者，欲身率下也。以为外亲见之，当伤心自救，但笑言‘太后素好俭’。前过濯龙门上，见外家问起居者，车如流水，马如游龙，仓头衣绿袍，领袖正白，顾视御者，不及远矣。故不加谴怒，但绝岁用而已，冀以默愧其心，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。知臣莫若君，况亲属乎！吾岂可不负先帝之旨，下亏先人之德，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！固不许。帝省诏悲叹，复重请曰：“汉兴，舅氏之封侯，犹皇子之为王也。太后诚存廉虚，奈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！且卫尉年尊，两校尉有大病，如令不讳，使臣长抱刻骨之恨。宜及吉时，不可稽留。”太后报曰：“吾反覆念之，思令两善，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！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，丞相条侯言：‘高祖约，无军功不侯。’今马氏无功于国，岂得与阴、郭中兴之后等邪！常观富贵之家，禄位重叠，犹再实之木，其根必伤。且人所以愿封侯者，欲上奉祭祀，下求温饱耳；今祭祀则受太官之赐，衣食则蒙御府馥资，斯岂不可足，而必当得一县乎！吾计之孰矣，勿有疑也。夫至孝之行，安亲为上。今数遭变异，谷价数倍，忧惶昼夜，不安坐卧，而欲先营外家之封，违慈母之拳拳乎！吾素刚急，有胸中气，不可不顺也。子之未冠，由于父母，已冠成人，则行子之志。念帝，人君也；吾以未逾三年之故，自吾家族，故得专之。若阴阳调和，边境清静，然後行子之志；吾但当含饴弄孙，不能复关政矣。”上乃止。

太后尝诏三辅：诸马昏亲有属托郡县、干乱吏治者，以法闻。太夫人葬起坟微高，太后以为言，兄卫尉廖等即时减削。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，辄假借温言，赏以财位；如有纤介，则先见严恪之色，然後加谴。其美车服、不遵法度者，便绝属籍，遣归田里。广平、巨鹿、乐成王，车骑朴素，无金银之饰，帝以白太后，即赐钱各五百万。于是内外从化，被服如一；诸家惶恐，倍于永平时。置织室，蚕于濯龙中，数往观视，以为娱乐。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《论语》经书，述叙平生，雍和终日。

马廖虑美业难终，上疏劝成德政曰：“昔元帝罢服官，成帝御浣

衣,哀帝去乐府,然而侈费不息,至于衰乱者,百姓从行下从言也。夫改政移风,必有其本。《传》曰:‘吴王好剑客,百姓多创瘢;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死。’长安语曰:‘城中好高结,四方高一尺;城中好广眉,四方且半额;城中好大袖,四方全匹帛。’斯言如戏,有切事实。前下制度未几,後稍不行,虽或吏不奉法,良由慢起京师。今陛下素简所安,发自圣性,诚令斯事一竞,则四海诵德,声薰天地,神明可通,况于行令乎!”太后深纳之。

初,安夷县吏略妻卑蒲种羌人妇,吏为其夫所杀,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。种人恐见诛,遂共杀延而与勒姐、吾良二种相结为寇。于是烧当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诸种俱反,败金城太守郝崇。诏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为护羌校尉,自安夷徙居临羌。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馀人共寇陇西、汉阳。秋,八月,遣行车骑将军马防、长水校尉耿恭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射士三万人击之。第五伦上疏曰:“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,不当任以职事。何者?绳以法则伤恩,私以亲则违宪。伏闻马防今当西征,臣以太后恩仁,陛下至孝,恐卒有纤介,难为意爱。”帝不从。马防等军到冀,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,防进击,破之,斩首虏四千馀人,遂解临洮围;其众皆降,唯布桥等二万馀人屯望曲谷不下。

十二月,戊寅,有星孛于紫宫。

帝纳窦勋女为贵人,有宠。贵人母,即东海恭王女沘阳公主也。

第五伦上疏曰:“光武承王莽之馀,颇以严猛为政,后代因之,遂成风化;郡国所举,类多办职俗吏,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。陈留令刘豫,冠军令驷协,并以刻薄之姿,务为严苦,吏民愁怨,莫不疾之。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,违天心,失经义;非徒应坐豫、协,亦宜谴举者。务进仁贤以任时政,不过数人,则风俗自化矣。臣尝读书记,知秦以酷急亡国,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,故勤勤恳恳,实在于此。又闻诸王、主、贵戚,骄奢逾制,京师尚然,何以示远!故曰:‘其

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’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。”上善之。伦虽天性峭直，然常疾俗吏苛刻，论议每依宽厚云。

三年 春，正月，己酉，宗祀明堂，登灵台，赦天下。

马防击布桥，大破之，布桥将种人万馀降，诏徵防还。留耿恭击诸未服者，斩首虏千馀人，勒姐、烧何等十三种数万人，皆诣恭降。恭尝以言事忤马防，监营谒者承旨，奏恭不忧军事，坐徵下狱，免官。

三月，癸巳，立贵人窦氏为皇后。

初，显宗之世，治浚沱、石臼河，从都虑至羊肠仓，欲令通漕。太原吏民苦役，连年无成，死者不可胜算。帝以郎中邓训为谒者，监领其事。训考量隐括，知其难成，具以上言。夏，四月，己巳，诏罢其役，更用驴辇，岁省费亿万计，全活徒士数千人。训，禹之子也。

闰月，西域假司马班超率疏勒、康居、于阗、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，破之，斩首七百级。

冬，十二月，丁酉，以马防为车骑将军。

武陵娄中蛮反。

是岁，有司奏遣广平王羨、巨鹿王恭、乐成王党俱就国。上性笃爱，不忍与诸王乖离，遂背留京师。

四年 春，二月，庚寅，太尉牟融薨。

夏，四月，戊子，立皇子庆为太子。

己丑，徙巨鹿王恭为江陵王，汝南王畅为梁王，常山王昞为淮阳王。

辛卯，封皇子伉为千乘王，全为平春王。

有司连据旧典，请封诸舅。帝以天下丰稔，方垂无事，癸卯，遂封卫尉廖为顺阳侯，车骑将军防为颍阳侯，执金吾光为许侯。太后闻之曰：“吾少壮时，但慕竹帛，志不顾命。今虽已老，犹戒之在得，故日夜惕厉，思自降损，冀乘此道，不负先帝。所以化导兄弟，共同斯志，欲令瞑目之日，无所复恨，何意老志复不从哉！万年之日长恨矣！”廖等并辞让，愿就关内侯，帝不许。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书辞位，帝许

之。五月，丙辰，防、廖、光皆以特进就第。

甲戌，以司徒鲍昱为太尉，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。

六月，癸丑，皇太后马氏崩。帝既为太后所养，专以马氏为外家，故贾贵人不登极位，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。及太后崩，但加贵人王赤绶，安车一驷，永巷宫人二百，御府杂帛二万匹，大司农黄金千斤，钱二千万而已。

秋，七月，壬戌，葬明德皇后。

校书郎杨终建言：“宣帝博徵群儒，论定《五经》于石渠阁。方今天下少事，学者得成其业，而章句之徒，破坏大体。宜如石渠故事，永为后世则。”帝从之。冬，十一月，壬戌，诏太常：“将、大夫、博士、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，议《五经》同异。”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，侍中淳于恭奏，帝亲称制临决，作《白虎议奏》，名儒丁鸿、楼望、成封、桓郁、班固、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。固，超之兄也。

五年 春，二月，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诏举直言极谏。

荆、豫诸郡兵讨淩中蛮，破之。

夏，五月，辛亥，诏曰：“朕思迟直士，侧席异闻，其先至者，各已发愤吐懣，略闻子大夫之志矣。皆欲置于左右，顾问省纳。建武诏书又曰：‘尧试臣以职，不直以言语笔札。’今外官多旷，并可以补任。”

戊辰，太傅赵憙薨。

班超欲遂平西域，上疏请兵曰：“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，故北击匈奴，西使外国，鄯善、于阗即时向化，今向弥、莎车、疏勒、月氏、乌孙、康居复愿归附，欲共并力，破灭龟兹，平通汉道。若得龟兹，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。前世议者皆曰：‘取三十六国，号为断匈奴右臂。’今西域诸国，自日之所入，莫不向化，大小欣欣，贡奉不绝，唯焉耆、龟兹独未服从。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，备遭艰厄，自孤守疏勒，于今五载，胡夷情数，臣颇识之，问其城郭小大，皆言倚汉与依天等。以是效之，则葱领可通，龟兹可伐。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，以步骑数百送之，与诸国连兵，岁月之间，龟兹可禽。以夷狄攻夷

狄，计之善者也！臣见莎车、疏勒田地肥广，草（故）〔牧〕饶衍，不比敦煌、鄯善间也，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。且姑墨、温宿二王，特为龟兹所置，既非其种，更相厌苦，其势必降者。若二国来降，则龟兹自破。愿下臣章，参考行事，诚有万分，死复何恨！臣超区区特蒙神灵，窃冀未便僵仆，目见西域平定，陛下举万年之觴，荐勋祖庙，布大喜于天下。”书奏，帝知其功可成，议欲给兵。平陵徐幹上疏，愿奋身佐超，帝以幹为假司马，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。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，遂降于龟兹，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。会徐幹适至，超遂与幹击番辰，大破之，斩首千馀级。欲进攻龟兹，以乌孙兵强，宜因其力，乃上言：“乌孙大国，控弦十万。故武帝妻以公主，至孝宣帝卒得其用，今可遣使招慰，与共合力。”帝纳之。

六年 春。二月，辛卯，琅邪孝王京薨。

夏，六月，丙辰，太尉鲍昱薨。

辛未晦，日有食之。

秋，七月，癸巳，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。

武都太守廉范迁蜀郡太守。成都民物丰盛，邑宇逼侧，旧制，禁民夜作以防火灾，而更相隐蔽，烧者日属。范乃毁削先令，但严使储水而已。百姓以为便，歌之曰：“廉叔度，来何暮！不禁火，民安作。昔无襦，今五绔。”

帝以沛王等将入朝，遣谒者赐貂裘及太官食物、珍果，又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。帝亲自循行邸第，豫设帷床，其钱帛、器物无不充备。

七年 春，正月，沛王辅、济南王康、东平王苍、中山王焉、东海王政、琅邪王宇来朝。诏沛、济南、东平、中山王赞拜不名，升殿乃拜，上亲答之，所以宠光荣显，加于前古。每人宫，辄以辇迎，至省阁乃下，上为之兴席改容，皇后亲拜于内；皆鞠躬辞谢不自安。三月，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，帝特留东平王苍于京师。

初，明德太后为帝纳扶风宋杨二女为贵人，大贵人生太子庆。梁

松弟竦有二女，亦为贵人，小贵人生皇子肇。窦皇后无子，养肇为子。宋贵人有宠于马太后，太后崩，窦皇后宠盛，与母沘阳公主谋陷宋氏，外令兄弟求其纤过，内使御者侦伺得失。宋贵人病，思生免，令家求之，因诬言欲为厌胜之术，由是太子出居承禄观。夏，六月，甲寅，诏曰：“皇太子有失惑无常之性，不可以奉宗庙。大义灭亲，况隆退乎！今废庆为清河王。皇子肇，保育皇后，承训怀祗，今以肇为皇太子。”遂出宋贵人姊妹置丙舍，使小黄门蔡伦案之。二贵人皆饮药自杀，父议郎杨免归本郡。庆时虽幼，亦知避嫌畏祸，言不敢及宋氏；帝更怜之，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。太子亦亲爱庆，入则共室，出则同舆。

己未，徙广平王羨为西平王。

秋，八月，饮酎毕，有司复奏遣东平王苍归国，帝乃许之，手诏赐苍曰：“骨肉天性，诚不以远近为亲疏；然数见颜色，情重昔时，念王久劳，思得还休，欲署大鸿胪奏，不忍下笔，顾授小黄让；中心恋恋，惻然不能言。”于是车贺祖送，流涕而诀；复赐乘舆服御、珍宝、舆马，钱布以亿万计。

九月，甲戌，帝幸偃师，东涉卷津，至河内，下诏曰：“车驾行秋稼，观收获，因涉郡界，皆精骑轻行，无它辎重。不得辄修道桥，远离城郭，遣吏逢迎，刺探起居，出入前后，以为烦扰。动务省约，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。”己酉，进幸邙。辛卯，还宫。

冬，十月，癸丑，帝行幸长安，封萧河末孙熊为酈侯。进幸槐里、岐山；又幸长平，御池阳宫，东至高陵。十二月，丁亥，还宫。

东平献王苍疾病，驰遣名医、小黄门侍疾，使者冠盖不绝于道。又置驿马，千里传问起居。

八年 春，正月，壬辰，王薨。诏告中傅“封上王自建武以来章奏，并集览焉。”遣大鸿胪持节监丧，令四姓小侯、诸国王、主悉会葬。

夏，六月，北匈奴三木楼耆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馀人款五原塞降。

冬，十二月，甲午，上行幸陈留、梁国、淮阳、颍阳；戊申，还宫。

太子肇之立也，梁氏私相庆；诸宴闻而恶之。皇后欲专名外家，忌梁贵人姊妹，数譖之于帝，渐致疏嫌。是岁，宴氏作飞书，陷梁竦以恶逆，竦遂死狱中，家属徙九真，贵人姊妹以忧死。辞语连及梁松妻舞阴公主，坐徙新城。

顺阳侯马廖，谨笃自守，而性宽缓，不能教勒子弟，皆骄奢不谨。校书郎杨终于廖书，戒之曰：“君位地尊重，海内所望。黄门郎年幼，血气方盛，既无长君退让之风，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，纵而莫海，视成任性，（览）〔鉴〕念前往，可为寒心！”廖不能从。防、光兄弟资产巨亿，大起第观，弥亘街路，食客常数百人。防又多牧马畜，赋敛羌、胡。帝不喜之，数加谴敕，所以禁遏甚备。由是权势稍损，宾客亦衰。廖子豫为步兵校尉，投书怨诽。于是有司并奏防、光兄弟奢侈逾僭，浊乱圣化，悉免就国。临上路，诏曰：“舅氏一门俱就国封，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，朕甚伤之。其令许侯思偃田庐，有司勿复请，以慰朕渭阳之情。”光比防稍为谨密，故帝特留之，後复位特进。豫随廖归国，考击物故。後复有诏还廖京师。

诸马既得罪，宴氏益贵盛。皇后兄宪为侍中、虎贲中郎将，弟笃为黄门侍郎，并侍宫省，赏赐累积；喜交通宾客。司空第五伦上疏曰：“臣伏见虎贲中郎将宴宪，椒房之亲，典司禁兵，出入省闕，年盛志美，卑让乐善，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。然诸出入贵戚者，类多瑕衅禁锢之人，尤少守约安贫之节。士大夫无志之徒，更相贩卖，云集其门，盖骄佚所从生也。三辅论议者至云，‘以贵戚废锢，当复以贵戚浣濯之，犹解醒当以酒也。’詖险趣势之徒，诚不可亲近。臣愚愿陛下、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，无妄交通士大夫，防其未萌，虑于无形，令宪永保福禄，君臣交欢，无纤介之隙，此臣之所至愿也！”宪恃宫掖声势，自王、主及阴、马诸家，莫不畏惮。宪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，主逼畏不敢计。後帝出过园，指以问宪，宪阴喝不得对。後发觉，帝大怒，召宪切责曰：“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，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！久念使人惊怖。昔永平中，常令阴党、阴博、邓叠三人更相纠察，故诸豪戚莫敢犯

法者。今贵主堂见枉夺，何况小民哉！国家弃宪，如孤雏、腐鼠耳！”宪大惧，皇后为毁服深谢，良久乃得解，使心田还主。虽不绳其罪，然亦不授以重任。

臣光曰：人臣之罪，莫大于欺罔，是以明君疾之。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，善矣；然卒不能罪宪，则奸臣安所惩哉！夫人主之于臣下，患在不知其奸，苟或知之而复赦之，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。何以言之？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，犹有所畏；既知而不能讨，彼知其不足畏也，则放纵而无所顾矣！是故知善而不能用，知恶而不能去，人主之深戒也。

下邳周纡为雒阳令，下车，先问大姓主名；吏数闾里豪强以对。纡厉声怒曰：“本问贵戚若马、窦等辈，岂能知此卖菜佣乎！”于是部吏望风旨，争以激切为事，贵戚？踏，京师肃清。窦笃夜至止奸亭，亭长霍延拔剑拟笃，肆骂恣口。笃以表闻，诏召司隶校尉、河南尹诣尚书遣问；遣剑戟士收纡，送廷尉诏狱，数日，贯出之。

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，以徐幹为军司马，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。邑到于？，值龟兹攻疏勒，恐惧不敢前，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，又盛毁超：“拥爱妻，抱爱子，安乐外国，无内顾心。”超闻之叹曰：“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，恐见疑于当时矣！”遂去其妻。帝知超忠，乃切责邑曰：“纵超拥爱妻，抱爱子，思归之士千余人，何能尽与超同心乎！”令邑诣超受节度，诏：“若邑任在外者，便留与从事。”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。徐幹谓超曰：“邑前亲毁君，欲败西域，今何不缘诏书留之，更遣它吏送侍子乎？”超曰：“是何言之陋也！以邑毁超，故今遣之。内省不疚，何恤人言！快意留之，非忠臣也”

帝以侍中会稽郑弘为大司农。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，皆从东冶泛海而至，风波艰阻，沉溺相系。弘奏开零陵、桂阳峽道，自是夷通，遂为常路。在职二年，所息省以亿万计。遭天下旱，边方有警，民食不足，而帑藏殷积。弘又奏宜省贡献，减徭费以利饥民；帝从之。

元和元年 春，闰正月，辛丑，济阴悼王长薨。

夏，四月，己卯，分东平国，封献王子尚为任城王。

六月，辛酉，沛献王辅薨。

陈事者多言“郡国贡举，率非功次，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，咎在州郡。”有诏下公卿朝臣议。大鸿胪韦彪上议曰：“夫国以简贤为务，贤以孝行为首，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夫才行少能相兼，是以孟公绰优于赵、魏老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忠孝之人，持心近厚；锻炼之吏，持心近薄。士宜以才行为先，不可纯心阀阅。然其要归，在于选二千石。二千石贤，则贡举皆得其人矣。”彪又上疏曰：“天下枢要，在于堂书，尚书之选，岂可不重！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，虽晓习文法，长于应对，然察察小慧，类无大能。宜鉴嗇夫捷急之对，深思绛侯木讷之功也。”帝皆纳之。彪，贤之玄孙也。

秋，七月，丁未，诏曰：“律云：‘掠者唯得榜、笞、立’；又《令丙》，箠长短有数。自往者大狱已来，掠者多酷，钻鑽之属，惨苦无极。念其痛毒，怵然动心！宜及秋冬治狱，明为其禁。”

八月，甲子，太尉邓彪罢，以大司农郑弘为太尉。

癸酉，诏改元。

丁酉，车驾南巡。诏：“所经道上郡县，无得设储峙。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。有遣使奉迎，探知起居，二千石当坐。”

九月，辛丑，幸章陵；十月，己未，进幸江陵；还，幸宛。召前临淮太守宛人朱晖，拜尚书仆射。晖在临淮，有善政，民歌之曰：“强直自遂，南阳朱季，吏畏其威，民怀其惠。”时坐法免，家居，故上召而用之。十一月，己丑，车驾还宫。尚书张林上言：“县经用不足，宜自煮盐，及复修武帝均输之法。”朱晖固执以为不可，曰：“均输之法，与贾贩无异，盐利归官，则下民穷怨，诚非明主所宜行。”帝因发怒切责诸尚书，晖等皆自系狱。三日，诏敕出之，曰：“国家乐闻驳议，黄发无愆。诏书过耳，何故自系！”晖因称病笃，不肯复署议。尚书令以下惶怖，谓晖曰：“今临得谴让，奈何称病，其祸不细！”晖曰：“行年八十，蒙恩得在机密，当以死报。若心知不可，而顺旨雷同，负臣子之义！今耳目

无所闻见，伏待死命。”遂闭口不复言。诸尚书不知所为，乃共劾奏晖。帝意解，寝其事。后数日，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，太医视疾，太官赐食，晖乃起谢；复赐钱十万，布百匹，衣十领。

鲁国孔僖、涿郡崔駰同游太学，相与论：“孝武皇帝，始为天子，崇信圣道，五六年间，号胜文、景；及后恣己，忘其前善。”邻房生梁郁上书，告“駰、僖诽谤先帝，刺讥当世”，事下有司，駰诣吏受讯。僖以书自讼曰：“凡言诽谤者，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。至如孝武皇帝，政之美恶，显在汉史，坦如日月，是为直说书传实事，非虚谤也。夫帝者，为善为恶，天下莫不知，斯皆有以致之，故不可以诛于人也。且陛下即位以来，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，天下所具〔知〕也，臣等独何讥刺哉！假使所非实是，则固应俊改，傥其不当，亦宜含容，又何罪焉！陛下不推原大数，深自为计，徒肆私忌以快其意，臣等受戮，死即死耳，顾天下之人，必回视易虑，以此事窥陛下心，自今以后，苟见不可之事，终莫复言者矣。齐桓公亲扬其无君之恶以唱管仲，然后群臣得尽其心，今陛下乃欲为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，岂不与桓公异哉！臣恐有司卒然见构，衔恨蒙枉，不得自叙，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，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！谨诣阙伏待重诛。”书奏，帝立诏勿问，拜僖兰台令史。

十二月，壬子，诏：“前以妖恶禁锢三属者，一皆蠲除之，但不得在宿卫而已。”

庐江毛义，东平郑均，皆以行义称于乡里。南阳张奉慕义名，往候之，坐定而府檄适至，以义守安阳令，义捧檄而入，喜动颜色；奉心贱之，辞去。后义母死，徵辟皆不至，奉乃叹曰：“贤者固不可测。往日之喜，乃为亲屈也。”均兄为县吏，颇受礼遗，均谏不听，乃脱身为佣，岁馀得钱帛，归以与兄曰：“物尽可复得；为吏坐臧，终身捐弃。”兄感其言，遂为廉洁。均仕为尚书，免归。帝下诏褒宠义、均，赐谷各千斛，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，加赐羊酒。

武威太守孟云上言：“北匈奴复愿与吏民合市。”诏许之。北匈奴

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馀头来与汉交易,南单于遣轻骑出上郡钞之,大获而还。

帝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将兵八百人诣班超。超因发疏勒、于阗兵击莎车。莎车以赂诱疏勒王忠,忠遂反,从之,西保乌即城。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,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。使人说康居王执忠以归其国,乌即城遂降。

卷四十七

汉纪六

起旃蒙作噩，尽重光单阏，凡七年。

肃宗孝章皇帝下

元和二年 春，正月，乙酉，诏曰：“令云：‘民有产子者，复勿算三岁。’今诸怀妊者，赐胎养谷人三斛，复其夫勿算一岁。著以为令！”又诏三公曰：“夫俗吏矫饰外貌，似是而非，朕甚賡之，甚苦之！安静之吏，悃？无华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馀。如襄城令刘方，吏民同声谓之不烦，虽未有它异，斯亦殆近之矣！夫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，以轻为德，以重为威，四者或兴，则下有怨心。吾诏书数下，冠盖接道，而吏不加治，民或失职，其咎安在？勉思旧令，称朕意焉！”

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，凡七十三辈。时北虏衰耗，党众离畔，南部攻其前，丁零寇其后，鲜卑击其左，西域侵其右，不复自立，乃远引而去。

南单于长死，单于汗之子宜立，为伊屠於閼鞬单于。

《太初历》施行百馀年，历稍后天。上命治历编訢、李梵等综校其状，作《四分历》；二月，甲寅，始施行之。

帝之为太子也，受《尚书》于东郡太守汝南张？。丙辰，帝东巡，幸东郡，引？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。帝先备弟子之仪，使？讲《尚书》一篇，然后修君臣之礼；赏赐殊特，莫不沾洽。行过任城，幸郑